

竹雕幻化「羅漢騎象」

祝 之



文化 什錦

五月十二日（農曆四月初八日）為佛誕日。佛誕是紀念佛陀的誕辰，這一天，佛門子弟舉辦連串紀念活動。非佛門子弟如筆者，也受到他們所傳遞的安靜祥和訊息所感染，對於六根清淨的十八羅漢尊者，很想多加了解。

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現正舉行一個名為「鐵筆之藝術——明清竹雕」展覽，衆多竹雕文物中，不乏與佛門有關的雕像，筆者最愛當中的一個造型獨特的羅漢和他的大象。

十八羅漢，「十八」之數，據說只是民間所說，實際上原本只有十六個。「十六羅漢」受到佛教徒的崇奉，其造像也逐漸流行起來。由於佛典中關於羅漢的相貌記載不詳，造像者只根據佛教常識，結合現實生活中的僧人形象，進行藝術塑造，因之諸多古怪的羅漢形象出現。正因為羅漢形象不一而足，藝術家便更有廣闊的自由創作空間。上述羅漢與大象的文物，由竹根雕刻而成，製作於清乾隆時期（公元一七三六年至公元一七八五年），名為「羅漢騎象」。大象不像猛獸如獅子、老虎或豹，牠有龐大的身軀，強而有力，卻性情溫和。象也代表和平、美好和幸福。古佛的坐騎是象，佛乘象從天而降。在傳統習俗中，「象」諧音「祥」，象既能耐勞又能致遠，代表了吉祥，也是佛法的象徵。佛典中談及大象渡河，是一種修行的象徵意義，比喻利益衆生，斷除迷惑，盡淨跟煩惱有關的不良習性

，猶如大象渡河，因其力強，俱得抵岸。在佛塔、佛座的蓮台下、金剛座上，均不乏大象。大乘佛教裏有大象「大願大行」的啓示，意即作為修行者，先有願望，隨之努力實行。智慧和行願加在一起圓滿了，就是佛。無苦無樂，是佛家的超凡境界。

象的梵文是「迦理」，而「迦理迦」是騎象之人。迦理迦本來是一位馴象師，後來四處遊歷，遇到了遊學的佛陀，便拜佛陀為師，出家修行，終成正果，「騎象羅漢」因此得名。迦理迦尊者騎象，氣度不凡。騎象羅漢是釋迦牟尼佛的侍者，是十八羅漢中的第七位羅漢。迦理迦的佛緣是心懷衆生：人世間充滿了身心疾苦，當有不順心的時候，起心動念為大衆着想，就能得到永遠的平靜。

竹耐用柔韌，產量豐富，以竹作為藝術創作材料，在中國已有上千年歷史。竹雕自明代起成為文人和宮廷中盛行的藝術，至清代更廣泛發展。

以竹根雕刻的這個「騎象羅漢」，但見深諳馴象技巧的羅漢，外貌粗獷，手抱的卻是一臉溫順的眯眼大象。整個竹根雕造型獨特，別具匠心。竹雕所用的雕刻刀是「鐵筆」，用「鐵筆」在黃楊木、犀角、象牙等材料上雕刻，不同材料可以幻化成維肖維妙的雕刻品。

►由竹根雕刻成的「羅漢騎象」，維肖維妙
作者供圖



一本書畫集的沉澱

延 靜



人與事

鄰居老友陳久長送來一本《筆情墨趣》，是他最近出版的書畫集，使我震驚不小，不由感嘆：「沒想到他還有這樣的才氣。」

陳久長的名字，很早以前就聽說過，但與他並不相識。一九九八年，離開舊居，搬入嘉禾園新居，才與他認識。我與他都愛動筆，寫點東西，因此加入了外交筆會，經常在一起活動，日益熟悉起來。他曾任中國駐古巴大使，著有《卡斯特羅與古巴》、《硬漢卡斯特羅》等書，我對他十分尊重。雖也曾任外交部老年書畫展上看到過他的書法作品，但當時不以為然，沒有想到，他竟能將書畫作品結集出版，不能不感到驚訝。

翻閱書畫集，深感陳久長不僅在寫作方面有才幹，在書畫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。原來他從年輕時起就喜愛書畫，而且潛心研究。但後來調到外交部，從事外交業務，選出任駐古巴、秘魯大使，再沒有時間顧及書畫。退休之後，他才有時間重新拿起筆，書畫集中收集的都是他近些年的作品，畫作有山水、花草，書法有楷書、篆書、隸隸，一看便知原有功力深厚。他曾任外交部老年書畫研究會會長，當之無愧。

陳久長大我兩歲，已八十五歲高齡。接觸中感到，他謙和厚道，待人

友善。與他交談，從不見他打斷對方的話，而是靜靜傾聽。前幾年他身體不太好，但冬天外出仍不戴帽子。我路上遇到他，提醒他外出還是戴帽子為好。雖然只是隨便說說，不想他卻聽了我的意見，自那以後每次見到，都看到他戴着帽子。他對我說，本來不戴帽子是他多年的習慣，但年紀大了，感謝我的提醒。

陳久長的夫人陳鎮坤喜歡游泳，多年來一直坚持，而陳久長起初一段時間不感興趣，但後來為了增強體質，他也與夫人一起去游泳，現在他游泳的熱情已超過夫人，即使夫人不去，他一個人也堅持游泳從不間斷。游泳確實帶來好處，他的身體比以前強了不少。前年，他還被老幹局評為「健康之星」。

陳久長曾在外交部幹部司工作，官升至副司長，後出任大使到使館工作。在古巴工作期間，他曾與卡斯特羅多次接觸交談，他在一部回憶錄中說，他與卡斯特羅曾徹夜長談，卡斯特羅的堅毅頑強給他留下深刻印象。卸任公職退休，他又拾起書畫筆，找回年輕時的愛好。他的寫作筆沒有停過，他的書畫筆也沒有停過。

近日在嘉禾園小區散步，我又碰上陳久長，交談中我感謝他送來書畫集，並讚賞他的才氣。他不以為然地說，寫寫畫畫不過是自己的愛好，談不上什麼水平。他還是那樣謙虛和藹。

灣區細想之「茶」找文化

禾 木



自由談

前一陣子，不少茶飲愛好者在沙田廣場排了三個小時，為的是一杯奶蓋茶，他們都讚不絕口，到底杯上那個側面小子有何吸引力呢？當然，味道始終是個人喜好，茶好不好喝，是否馥郁可口，不在此贅。一杯賣上三四十元港幣，加上排隊的機會成本，都蓋不住喝一口網紅奶茶的欲望，是一種消費觀的升級。

這個現象，不只發生於一線城市，而是蔓延至新興城市，這家店創立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之一江門市，是最好的實證。創始

人由零經驗，到獲得逾億元風投。其布局擺脫舊式珍珠奶茶的風格，創出千禧世代簡活和中高品位的生活方式，消費者也更願意為新奢商品付出更高的價格，亦即同類中質素更好但不會超出承擔水平的產品。如此，一杯茶飲，反映的是內地的新生活方式，對自己好一點。

喝一口茶，在繁忙的世代偷一下閒息，以往大家會第一時間想到咖啡室，那兒有摩登的裝潢，格調上比茶樓更能留住年輕人。現在，提倡數年的產業升級終於在不同層面看到成果，傳統的茶，配上活躍的民營經濟，實踐於青年消費者群體集中的廣東省，化身成酷的潮流。茶飲本身具有極強的文化屬

性，為文人雅士所鍾愛，也是功能性飲料，可是現今喝茶的空間只餘下茶樓，早年的茶館茶寮亦趨消失。它的成功，在於便利化和年輕化，同時大膽把茶文化的展現空間拓闊，不局限於水茶壺。其建立了自身品牌，從禪意簡潔的店面，具傳統意象的插畫，流水線的製茶功夫，加上標準化的管理和運用科技如APP下單，豈止小確幸，更是向國際展示中國茶的清淡幽雅、和平含蓄。

中國文化既豐富多樣又源遠流長，在大灣區，有着不少被低估的傳統瑰寶待發掘，哪怕是柴米油鹽醬醋茶，也暗藏着靈感和創意。

那年《大眾文藝》

張 茅



香港隨筆

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間，《大眾文藝》雜誌以叢書形式出版，「六七事件」此時進入中期，雜誌內容沒有一字一句與事件相關，以文藝創作為方向，不寫小說，不寫詩歌，不刊散文，清一色刊登創作文藝節目，提供舞台表演選擇；《大眾文藝》此時出版，意味「六七事件」發展至另一階段。

該雜誌一九六九年上半年出版第一期，由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、香港三聯書店發行、大千印刷公司印刷，登記地址為英皇道六五七號，每期五十二頁，長短稿平均約三十篇，定價港幣五角。

第一期的「稿約」文中有這樣一段：「歡迎各種用以演出的文藝創作，歌頌好人好事，揭露壞人壞事，歌舞劇藝，各種形式俱所歡迎，並歡迎舞台知識、演出經驗等稿子。」即前面所說為舞台表演者提供演出節目。雜誌的人事組成簡單，策劃人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總編輯李冲，邀張初、李祖澤、鄭紀農任編印工作，張初為《香港商報》副刊主管、小說作家，他的作品主要描寫工人及市民，編輯是他所長；李祖澤在三聯書店出版社工作，進出印刷廠，熟悉印刷工序，編輯與印刷事務主要由這兩人負責。

雜誌內容大致分幾項：曲藝、歌曲、話劇、相聲、三句半、對口詞、舞台知識及信箱。曲藝方面，以粵曲為主，例如刊登於一九七〇年二月的《小販怨》，用正宗大戲曲調，如乙反長句滾花、乙反二王、乙反南音、轉二王、高腔滾花、以土工滾花結尾，填上曲詞，此曲以「乙反戀檀」開頭：「為了還舊債，帶病上街賣，今朝生意未算佳，我未得開懷，但求賣晒，就算辛苦都要搏命捱……」

另一首粵曲《打倒新沙皇》，斥蘇聯入侵珍寶島，作者採用高亢的曲牌，首句：（首板一句）打倒新沙皇，氣壯山河衝霄漢。（快中板）反修怒火滿胸膛，億萬軍民聲威壯，同仇敵愾氣昂揚。接下去轉唱「十八么」、霸腔芙蓉中板、「高花」等。作者雖業餘但熟練應用粵曲的曲調與叮板。

至於歌曲，當時估計譜寫歌曲需較高技巧，既寫曲譜，又要填詞，擔心來稿不多，怎料收到的投稿比預期滿意，六九年九月號刊出歌曲三首，七〇年二月號刊出四首，銀行界文藝宣傳隊寄來《港九同胞在前進》，作者振羽寄來《狗仔、馬仔》、《恭賀新禧》、《太平山之歌》，其他作者有陳捷、石波、錦山、新苗等，曲譜與歌詞多由一人創作。編輯



◀《大眾文藝》封面

作者供圖

的工作將每首歌曲抄寫簡譜及歌詞以刊出，反映基層文娛組織不是沒有可寫曲填詞的人。

雜誌把三句半、對口詞及相聲放入徵稿欄目，每期均有刊出，有見於當時的順口溜流行於小舞台，容易上口，不分場地皆可表演，成為大衆化的節目，因此加以推廣，來稿中一篇題為《加價流行症》的相聲，對話如下：

（甲：連聲咳嗽）
乙：老友，邊度唔妥？甲：加價流行症。
乙：加價都有流行症？……
甲：有，直頭傳染添。
乙：天星加咗斗令，搞得好大錢！
甲：點止一錢。
乙：係嘅，廉租屋嘅屋租。甲：加咗。
乙：電費。甲：加咗！
乙：吃角子老虎。甲：加咗！
乙：交通抄牌罰款。甲：加價！……
乙：飛髮。甲：加價……

作者以「流行症」訴說民生苦況，語言生動，淺白入耳。話劇不缺來稿，如《冷暖人間》、《盲人賞花》、《有骨蛋治》、《迎春曲》等，素材取諸社會，文字樸實。

《大眾文藝》沒有專業作家，作者群來自業餘創作人群：街坊、工會文娛成員、學校文娛活動愛好者，愛國公司文藝組，這方面的來稿有銀行界文藝宣傳隊的創作歌曲《港九同胞在前進》、東區文藝宣傳隊的粵曲創作《緊握手巾槍》、荃灣文宣隊的兩幕話劇《冷暖人間》、勞校四姐

妹的三句半《打豺狼》、上水文宣隊的對口詞《最》，有些作者筆名伍金、海運、集群、工友倫等相信是來自各業工會的工人。

記憶中唯一專業作者是電影界名人謝益之，黃曼梨的丈夫，大名鼎鼎的舞台監督，電影圈呢稱杉叔，他特為「舞台知識」專欄撰稿，題為《怎樣做舞台監督》，筆名杉叔，十分難得的專業之談，文章分九部分：一、舞台監督的職責；二、開場前的準備工作；三、舞台監督與報幕員；四、舞台監督與節目聯絡人；五、要注意接待部工作；六、舞台監督與總務部工；七、要注意舞台演出時嚴肅；八、舞台監督在演出前兩小時進行舞台安全檢查工作；九、舞台監督對節目了解。

謝益之熱心推動基層文藝節目上舞台，這段時間基層文娛節目活躍，基層有自己的小舞台，其中有水準的話劇、粵劇、舞蹈、歌曲等節目，由大會挑選出來在內部試演，聘杉叔等電影界人士評審，選出合水準的節目，安排到高陞、普慶戲院公演，杉叔義務任舞台監督，演出者均是業餘，不懂後台及舞台運作，杉叔不厭其煩，耐心指導，《怎樣做舞台監督》一文，將經驗授與業餘演出者，提高業餘演出水平，文中的經驗今日仍有用處。

《大眾文藝》出版於火紅年代，在「五月風暴」中後期環境下，主辦這樣一份以節目創作為內容的雜誌，向業餘團體供應節目材料，推動舞台演出，以文藝團繫大衆，為一個目標，同心同德，愛國愛港。《大眾文藝》前後出版三期，為期短暫，每個年代發生不一樣的事情，做不一樣的事，如今或可看作歷史的點滴。

西藏之旅，緩緩而行

姚文冬



繽紛 華夏

去西藏，一直是我的夢想，夢想不好實現，原因有二：一怕高原反應，總遲疑；二是乘車難。但不能因噎廢食，因為高反而放棄，恐怕誰也不甘心。乘車難是重點。我認準了北京唯一直達拉薩的火車，卻總是一票難求。四十個小時的車程，沒有臥鋪，好恐怖。但別說臥鋪，連硬座都難買。這兩點，漸漸長成橫在夢想面前的高山。終於，這個春夏之交，高山被我削平了。

原來，除了北京，上海、廣州、重慶都有開往拉薩的火車。但是，無論哪來的車，都必經西寧。西寧才是進藏的關鍵，車次也多，居然還有一趟始發車。我茅塞頓開，何不從西寧去乘車？如此，買到票的概率倍增。果然，一出手，就買到了西寧到拉薩的臥鋪，而且是下鋪。這令我欣喜若狂。至於怎麼去西寧，就容易多了。而且，四十個小時被切割成兩塊，疲勞問題迎刃而解，還能在西寧短暫停留，看看青海湖、塔爾寺、鳳凰山，簡直就是「買一贈一」嘛。

後來，我在拉薩遇到一位遊客，他竟從上海坐了四十八個小時的硬座。我說了我的乘車攻略，令他後悔不迭。

乘車問題化解了。高原反應呢？其實，人人都會有高反，即便是藏人，離開一段時間再返藏，也不例外，可見，這是正常現象，不必談虎色變，末雨綢繆即可。進藏前十天，我開始服用抗高反藥物。另外，途中多吃水果，多喝水，吃清淡食物。一路順暢，翻越念青唐古拉口時，沒有絲毫異樣感覺。到了拉薩，不要洗澡，不要飲酒，不要劇烈運動，最關鍵的，要休息好。我想到的這些，酒店又提醒了一次。拉薩的酒店都很貼心，都有醫生的聯絡方式，如真的不適，可以及時就醫。

很幸運，我沒有高原反應。許是抗高反藥物起了作用，又或是我體質不錯。中午到拉薩，只睡了一個小時，就精神抖擻地上路了，直奔歷代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。我

暗喜，這和到別處旅行，沒區別嘛。但也沒忘乎所以，十幾天裏，一直謹慎地按照前面的「戒律」約束自己。身體一直很給力。

西藏是地球第三極，人類的一塊淨土。去往這塊淨土，我總結了四個字——緩緩而行。有兩層含義，一是抵達要慢，二是遊玩



▲西藏布達拉宮

資料圖片

要慢。兩個「慢」字做到了，一切迎刃而解。

何謂抵達要慢？飛機只需幾個小時，為何要坐幾十個小時的火車？——第一次進藏，要慢慢從平原過渡到高原，有一個適應海拔變化的過程。雖然慢，但並不枯燥。青藏鐵路沿途，連綿的雪山、草原、縱橫的河流，還有遍地的牦牛，感覺猶如畫中行。從車窗望出去，那些牦牛，彷彿就是草原上的一粒粒蝌蚪，草原太像清澈的湖水了；又感覺，那蜿蜒的乾涸的河道，如同高原的掌紋；鐵路邊那一片片的積雪，隔著山巒與天上的白雲相呼應，像是雲朵映在了水裏……這樣的旅程，幾十個小時我還嫌少呢。

遊玩要慢，具體點說——走路四平八穩，說話心平氣和。因為氧氣稀薄嘛，別衝動。何況，西藏是淨土，也是靜土，藏民的心純淨，也安靜。在西藏旅行，就像叩一個等身長頭，不能忽略任何一個步驟，要不疾不徐，虔誠而有耐心。這都需要慢下來。只有

心靈寧靜，才會讀懂西藏。這裏，還有另一種解讀——當我遊完布達拉宮、大昭寺之後，選擇了離開拉薩，去藏東南的林芝，緩衝一把。林芝號稱西藏的小江南，海拔低，一般不會高反，藏地自然風光的精華也集中於此——雅魯藏布江、南迦巴瓦峰、巴松措、魯朗林海、苯日神山……一度使我忘掉了是在西藏，猶如做了一場夢中夢。

在林芝呆了三天，再回到拉薩，恍惚如回家，和前幾天剛到不一樣，心踏實了許多，再從拉薩出發去山南、日喀則等海拔更高的地方，如同從屋裏踱到院子裏。我已經跟上了西藏的節拍。

或許有人會說，是你體質好，站着說話不腰疼。且聽藏族小導遊次仁的話——他說，到了西藏，什麼都要體驗，尤其是高反，如果連高反什麼樣都沒體驗到，是不是有些遺憾？這話雖是调侃，卻不失為真理。沒鬧高反，倒成了我的遺憾。所以，如果你去了西藏，真的有點高反，是不是還求之不得？

回程我選擇了坐飛機。一眨眼，就從天堂回到了人間。有些天神下凡的感覺。人上天，神下凡，還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滋味。